

裁军谈判会议

1 June 2011
Chinese

第一二二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1年6月1日星期三上午10时15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丽西亚·维多利亚·阿朗戈·奥勒莫斯女士.....(哥伦比亚)

* 因技术原因，于2014年4月11日重新印发。

GE.14-60577 (C) 080414 090414



* 1 4 6 0 5 7 7 *

请回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大家上午好。我首先想说的是,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在这里, 但我知道许多人在人权工作和国际劳工组织那边忙碌着。我也想告诉大家, 我需要现在开会, 因为我们的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要在 10 时 30 分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至少在本主席任职之初他应该在场。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227 次全体会议开会。

首先, 我想说, 我国代表团和我的国家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多么荣幸。我向大家保证将竭尽全力, 克尽职守, 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履行我的职责和职能。

我希望哥伦比亚的主席任期能以效率、包容、灵活和严格遵守《议事规则》给大家留下印象。

其次, 我想肯定我的各位前任为重振裁谈会作出的巨大努力。就加拿大、智利和中国主席所提议程项目进行的辩论非常有意义, 各国得以重申对我们面前这些问题的立场。

遗憾的是, 没有取得任何显著进展。尽管如此, 哥伦比亚担任主席还是满怀希望, 坚持迄今所作努力, 保持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

正如我在上周发言中提到的, 裁谈会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它在密切观察裁谈会的动向和打破僵局的能力。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关于耐心如何正在失去、现状如何不可能维持以及如何需要找到替代措施的信息, 应该看作是对我们的警示。世界已经变了, 对僵局和无所作为的容忍不再是一种选项。

然而, 我们知道, 裁谈会成员即使对这一点也有不同看法。大家对裁谈会现状和可能针对它作出的决定意见各异。

我们高度重视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谈判唯一多边论坛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看到裁谈会能够充满活力履行使命。

然而, 裁军谈判会议只是裁军机制的一部分, 就像已停止工作的其他部件一样, 也需要修理或修整, 齿轮才能重新转动起来。我们的最终目标, 也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必须比机制更重要。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肩负着为加强国际安全和所有公民安全而进行裁军的责任。

为此, 哥伦比亚在担任主席期间, 希望着重于就裁谈会现况和加强裁谈会的可能行动进行坦诚和建设性对话。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推动工作方案的讨论, 这是本主席希望在今天的全体会议提出的问题。当然, 我们不会忘记每个国家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段可以提出任何议题。

关于工作方案, 2011 年显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也没有能够打破僵局。

我希望与大家分享近几个星期进行第一轮磋商后的一些思考, 以此激发这一问题的讨论。这些想法在各前任主席的明智分析和各代表团的发言中都涉及过。

首先，我想简要回顾一个或另一个议程项目是否成熟可以谈判的辩论情况。显然，各会员国对哪些项目已经成熟可以谈判存在不同意见。这些差异反映在成员国希望列入工作方案的任务授权中。

诚然，国际社会各方呼吁开始就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

然而，即使在禁产条约问题上，我们在过去几周的辩论中也看到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在库存方面。这使一些国家在一个项目是否成熟可以谈判问题上面对似是而非的悖论，或者说实际上的不同意。从今年进行的辩论还可以看到，一些国家认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或消极安全保证已经达到与禁产条约相当的成熟和共识水平。

我现在想说说早前已提出但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如裁谈会和各代表团能否谈判一个以上项目或者下一步必然是并行推进一个以上议题的想法。

其次，我想提一提政治意愿，也就是灵活性和创造性问题。

正是成员国之间的政治意愿阻碍了我们达成强有力的协议和工作方案。问题不在于如何起草任务授权，而在于没有意愿。

大家已提出几种办法。十三年来，我们一直在玩弄语言游戏，借助于十几本参考文献，想方设法形成共识，但无济于事。最新的解决方案是智利在非文件中提出的。尽管属于一般性，兼顾了各代表团的利益，但也不可行。

又按照《议事规则》想出了不包含任务授权、只有简单时间表的简化工作方法，也没有得到青睐。

所有这些方法都行不通，因为，我再说一遍，不是语言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不展现明确而强烈的政治意愿，是不可能打破僵局的。

为此，我们必须避免对任何议程项目的任何谈判或讨论作出预先判断。毋庸置疑，也是可以预料的，安全考虑影响各国立场和裁谈会走向。安全考虑可以理解，但不应该成为维持裁谈会僵局的理由。加强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促进国际安全和相互信任。

最后，我们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为通过工作方案一直遵循的方法。

到现在为止，达成工作方案都凭借每任主席的好运和能力，主席只有四周时间寻找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共识。一旦碰了钉子，他或她就无能为力。

这就使我们进入了一种极端情况：由于努力总归徒劳，主席就拒绝向全体会议提交任何文件。我们不仅不谈判任务授权的承诺，而且不敢讨论这些承诺或分歧，以把它们摆在桌面上，并明确各自立场。

有鉴于此，我们在 2011 年整个会议期间一直强调，主席协助推进裁谈会工作，但不能承担属于裁谈会所有成员的责任。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准备承担主席的职责。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讨论，以在今年达成共识。我们认为，我们大家必须本着全面坦诚原则，最好在具体建议的基础上，讨论我们的工作方案。

因此，我们想邀请所有国家或单个或集体或以区域集团一部分的名义推荐和提交案文。我们鼓励大家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如果一组国家提出了一项具体建议，对主席向裁谈会提交草案将是政治上的支持，可以使我们就此举行全体会议。这种做法符合《议事规则》，在裁谈会工作中也曾经使用过。

这不意味着主席将不再设法寻求达成工作方案。相反，我们将继续进行磋商，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希望我们提出的这些想法和思考将有助于今天的讨论，将使我们能够找到新的方法和途径，为达成全面、均衡和可操作的工作方案铺平道路。

我面前是今天会议报名发言和希望发言的代表名单，我现在请巴西大使发言。

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 (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女士，你开始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对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对巴西代表团，是一个重要机会。我们在目睹本论坛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裁谈会已走过 30 年路程。在这一期间，我们遇到并克服了许多困难。

然而，也许是第一次，一些成员国开始质疑裁谈会存在的必要性。令我们感到忧虑的不是这一机构本身，而是多边裁军办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核武器。我稍后还将谈及这个问题。

现在，我想说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姐妹国家——哥伦比亚的尊敬大使和常驻代表担任裁谈会负责人。你开头的話展示了你领导裁谈会工作的基调和干劲。我借此机会告诉各国代表团，一位杰出的哥伦比亚人——玛利亚·艾玛·梅希亚在厄瓜多尔基多担任南美洲国家联盟秘书长。

2009 年，南美洲国家联盟问世不久，成立了南美洲国防理事会，以加强南美洲和平区。2008 年 5 月，“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国防战略中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告成立。这些行动表明南美洲各国决心确保南美洲大陆的防御，改进对联合国框架内维和行动的参与，从而加强南美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所有这些国家都从属于无核武器区。

(以英语发言)

请允许我对我们的新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说几句欢迎的话。他作为哈萨克斯坦特使 1994 年在巴西。自那时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多半是受托卡耶夫先生行动的影响。我确信，他将在裁谈会发挥有益作用。我还要赞扬中国王群大使担任主席期间作出的卓越努力。

联合国大会在 1946 年 1 月 24 日第十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第一号决议就是关于裁军的。我们对此耳熟能详，因为经常有人提及，以强调各成员国在本组织

成立之初就承认这一问题的重要和给予的重视。大会第一号决议的标题是：“设置委员会处理由原子能的发现所引起的问题”。委员会的任务除其他外是提出具体建议，“从各国武库中消除原子武器以及所有其他招致大规模杀伤的主要武器”。

委员会的名称显然是经过一番认真谈判定下来的，表明对其应处理“问题”的起源作出时间和事实的定位有多困难。“原子能的发现”作为历史里程碑与原子弹的制造、试验或实际使用相比是更中性的。

在那个时间点，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这一事实说明大家不愿意确定一个处理该问题的准确时间点，也不愿意将其限定于一个具体国家。

扩散很快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六十年。所以，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就承认“问题”的存在和需要“消除”原子武器，是非常有意义的。

自那时起，又有一些国家取得了核武器，各有各的理由，但没有说出来的共同因素是加强各自国家安全和确保它们的实力。

鉴于核武器的不可接受早就意识到了，那么可以忆及，第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随后 4 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后来沿循相同路径拥有核武器的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不合法性。可以说没有合法的核武器。唯一正当的是国际社会的期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履行它们的核裁军承诺，也是它们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通过政治声明和联合国决议——最重要的是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同意追求的目标。此外，国际法院也非常明确指出，各国负有义务真诚进行并完成导致各方面核裁军的谈判。

三分之二个世纪过后，国际社会还没有实现大会第一号决议设定的目标。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的，也是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努力避免悲哀地纪念我们在核武器陪伴下走过一百年——在时间上已经不远。这一目标在我的有生之年已经看不到，但我希望我的儿子和孙子不会见到这种悲哀的纪念。

我们不能忽视过去几十年所作的努力。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缔结了削减核武库条约。与此可能同样重要的是，条约相当于双边相互校准破坏力。单方面削减也在进行，这总是好消息。然而，行动可能是积极的，但赞美这些允许少数国家拥有摧毁整个星球能力的措施，总让人非常不舒服。

在全球多边领域，主要成就仍然是不扩散条约，尽管其中的核裁军条款在时间和其他方面缺少最低限度的精确度，而且一直没有得到执行。为了扩展核裁军的视野，又提出了“窒息战略”，以避免核武库反复增长，甚至可以进一步削减。

尚未生效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该战略的另一主要实例。同一方向的下一步将是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事实上，人们广泛认为缔结这样的条约是可能的，因为主要核武器大国似乎愿意开始这一谈判。这不意味着裂变材料问题一定是裁军议程中最紧迫的问题。对于巴西和许多其他国家

而言，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才是向消除核武器战略方向迈出的更直接的重大步骤。我也记得 21 国集团不断为禁止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而奔走呼吁。

裂变材料条约谈判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确定条约的范围。是限于禁止生产新的裂变材料，还是对条约生效前已存在的裂变材料也加以规范？第一选项只是维持现状，缺乏走向真正裁军的活力，也不会增加对已受不扩散条约约束的非核武器国家如巴西的义务。对于核武器国家，这样的条约仅限制其库存的增加，不一定涉及任何控制措施，更不用说减少甚至消除了。

一件真正有意义的条约不仅要处理生产问题，还必须解决条约生效前已存在的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使用的裂变材料。

人们经常说，1995 年第 CD/1299 号文件所载授权，也被称为“香农授权”，没有排除进行更全面范围谈判的可能性。2009 年 5 月 29 日第 CD/1864 号包含了当时得到一致支持的工作方案，就裂变材料问题而言，也仅提及“香农授权”而已。

由于工作方案无法落实，又作出了另外两项尝试。白俄罗斯在第 CD/WP.599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巴西在第 CD/1889 号文件中也仿而效之。后者试图更清晰地说明如何处理条约生效时已存在的裂变材料问题。

有人说过，“香农授权”不一定排除库存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成员国强烈抗拒甚至泛泛提及先前存在的裂变材料，可以断定一定拒绝在谈判中涉及这一问题。

一项授权不可能成为条约蓝图，只是提供了相互谈判的想法。在这方面，似乎必须有一个尽可能明晰的预期范围描述，一些国家才能开始谈判。毫无疑问，条约除其他事项外，必须包含定义和建立核查制度。尽管条约范围不能完全确定，但授权中可以列出某些指示。

尤其是在非核武器国家绝大多数支持谈判的情况下，以安全观念阻止开始谈判的任何决定，而且反对声音又来自于一个有核武器国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无异于反对就任何裁军问题进行任何谈判。裁军谈判会议的宗旨是就裁军和军控问题谈判法律文书，一个自愿参加会谈的国家不得援引自身安全局势，阻止绝大多数甚至所有成员国认为适当的谈判。我想坚持这一点。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但安全保障不能建立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基础之上。

现在我们知道了国家安全关切并非核武器国家的专有利益了。这意味着核武器是一个国家安全所必需。事实上，除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有些国家客观上接受这一立场，把自己置于其他国家的核武库保护之下。

综上所述：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应根据一项授权，在条约范围还不太明确的情况下，尽快开始。

裁军谈判会议谈判裂变材料条约的工作首先是政治性的。显然也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知识。但是，让我们不要假设问题可以在技术会议上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裂变材料的谈判与其他领域的许多进程是一样的，技术部分一定是支持政治决定的。这不是外交人员遇到唯一不寻常情况。

定义和核查等问题一定很复杂，需要多样化解决方案。请允许我忆及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政治外交谈判不是科学实验；我们发表的意见，虽然最好在技术上可行，并基于坚实的逻辑思维，但归根结底源自于我们所代表国家的利益和目标。

为证明谈判授权既可包罗万象又具有灵活性，巴西去年提交了第 CD/1888 号文件，包含起草裂变材料条约的结构大纲。这一举措表明巴西对这项工作的认真和开放态度。

如果成功地开始谈判全面的裂变材料条约，我们将真正地向裁军方向迈出重要和具体的一步。这不会是一项单纯的建立信任措施或政治倡议。必要条件是谈判必须包括该问题的全部。所有核武器国家也必须参加。然而，我们可以承认，结果不应该是“凌绝顶”，未来没有任何发展余地。

合适的谈判地点是裁军谈判会议，因为它有谈判授权。快速并行进程无法确保一项核裁军文书所必要的所有国家的参与。对于我们来说，意向相似的国家展现善意和作出政治姿态是不够的。这不可能是所谓的“贵族多边主义”行动。

一场长期复杂的谈判，除其他外，需要一个体制机构、有技术而且必须公正的秘书处的协助，以及不懈努力的各国代表团。一伙用心良苦和志同道合的人士在大会或其他机构边缘开会是不可能进行此种谈判的，除非真正意图是进行缺乏实质性内容的煞有介事的谈判。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你是在这一特别关键时刻执掌这个论坛方向的。

7 月底，联合国大会将举行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的会议。会议期间将进行辩论，我想谁也不能排除通过一项或多项决议。

自去年 9 月在纽约举行高级别会议以来，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现状及未来的说法。从这些说法中推断出明显舆论趋势并不容易。明确支持在本论坛继续努力的与谋求另一不同体制路径的，彼此之间摇摆不定。在“光谱”的另一面，举行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的呼声得到许多人支持。也有些国家似乎更喜欢自发和模糊的专门解决方案。

我现在不想参加这场辩论。然而，应明确指出的是，我们的目标仍然是真正的裁军和无核武器的世界。这个目标不会从天而降，只能在坚实的制度基础上通过多边谈判全面条约来实现。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认可的五个核武器国家计划大会结束几天后举行会议。希望大会向这五个国家发出强烈信息：协助会议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包括这些国家遵守不扩散条约。

在即将举行这些会议之前，哥伦比亚担任了裁谈会主席，重要的是讨论出可能和可取的成果。在你出色的领导下，未来几周内我们专注于这些讨论和工作方案的通过。

我们不能再增加世界舆论的心灰意冷和年轻人的漠不关心。可以看到，与几十年前的蓬勃之势相比，目前民间社会对核裁军的关注度很低，转向了气候变化或金融法规等其他问题。为推进裁军政治进程而设立的这一政治结构如果遭到破坏，我们大家谁都负不起责任。如果不满意它的绩效，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有责任努力作得更好。

建设总是比破坏更加困难。

曼弗雷迪先生(意大利): 主席女士，这是你担任主席后我首次发言，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最热烈祝贺，并保证尽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如你所知，按照第 CD/1907 号文件所载裁军谈判会议决定，我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和 18 日就议程项目 1 和 2 主持了两次非正式会议，一般性地讨论了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问题。如果你允许，我今天希望参照第 CD/1907 号文件以个人名义口头报告一下非正式讨论的结果。

在禁产条约以前讨论的基础上，为了避免重复，并尽可能确保讨论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主要集中于禁产条约的两个具体方面，即结构和定义。

为了方便讨论，也为了使各代表团更好准备发言，我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写信给各代表团，就两次会议如何举行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列出了可作为背景材料的主要会议文件。

但是，我强调，虽然根据《议事规则》各代表团有权谈及任何相关议题，但 5 月 17 日的会议主要讨论禁产条约的结构，5 月 18 日的会议重点讨论定义。一些代表团还就条约在更广泛核裁军范围内的目标和作用作了一般性发言。

来自各国首都的专家与会对工作很有意义，使这两次会议较详细地讨论了条约的某些特定法律和技术问题。

两次会议中多次引述 1995 年 3 月 24 日第 CD/1299 号文件的“香农报告”和“香农授权”，可见这一授权继续有效，人们从未质疑过。会议特别重申了禁产条约应该是非歧视的、多边的和可有效国际核查的这些原则。

在讨论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结构时，探讨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审查了各自优点和缺点。一般来说，国际条约可分为两大类，即只有正文的条约(如《化学武器公约》)，或正文加议定书、附件或附录的条约。在后一类条约中，正文及其附件可并行谈判，并拥有单一生效机制(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或者正文与附件分开谈判，包含不同的生效条款(如《某些常规武器公约》)。

会议上还经常提到 2010 年 6 月 14 日第 CD/1888 号文件中的巴西提案。巴西提案只提出一个框架条约，包括范围、定义和最后条款，还附加了两项议定书。一项议定书涉及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另一项涉及现有库存的裂

变材料。两项议定书都包含相关的核查条款。这种结构便于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从争议较少的内容入手进行谈判，在以后阶段逐步转向较难议题。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可能存在两个潜在问题。首先，推迟就争议较大问题的谈判后来可能在一个或两个议定书上陷入无解的困境。这种方法的另一个缺点是禁产条约可能过弱，缺少约束力，特别是如果加入两项议定书不是强制性的。

大多数代表团认为依照《生物武器公约》或《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模式拟订禁产条约也不适合。按《生物武器公约》模式，将缺少具体规定；按照《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只是框架条约，后来才谈判了附加议定书——如果无法就所有议定书达成协议，最终产品很容易变成“无牙老虎”。

会议也讨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解决方案，即一个简明的正文，随后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和附加议定书谈判核查制度。然而，许多代表团警告说，后来达成核查和执行谅解不是一定能够办得到，如果办不到将损害条约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化学武器公约》模式(正文详尽无遗，包含材料、核查和其他技术问题附件)的好处是可整体生效，但不利条件是预计将经历漫长而复杂的谈判过程。

讨论中没有人反对禁产条约应该没有失效期。

讨论中对生效条款给予了相当重视，生效条款被认为是条件有效性的关键要素。大多数代表团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先例有缺陷。许多代表团认为必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比如所有核武器国家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参加谈判，避免通过有关条款允许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阻止条约生效。也有代表团指出，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参与，就足以展开谈判。

在讨论定义问题时，禁产条约的范围成为主要和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所有代表团明确指出的，条约的主要目的是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同时保障为和平目的使用此种材料的权利。因此，定义应将这一要求考虑在内。一些代表团指出，定义不应该过分限制或刚性，以致于无法顾及技术发展。也不应该过于宽泛，所包括的材料大致不可能用于非和平目的，或其列入条约将使相关核查费用增加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各代表团还认为条约最好规定简化根据技术进步对定义作出修订的程序。

在关于定义的讨论中，一些代表团要求认真研究是否需要将超铀元素，如镅和镎纳入在内，因为这些元素似乎越来越有可能适于制造武器。

关于定义条款的范围，一些代表团指出，应该对裂变材料的准许用途作出规定，以避免禁产条约干扰各国为和平目的和核推进等某些军事用途使用核资源的不可剥夺权利，这些用途不应该与核弹头和其他武器的制造联系在一起。

鉴于禁产条约的主要目的是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大多数代表团指出，条约谈判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条约生效前已存在的裂变材料。在两天的非正式讨论中，裂变材料的现有库存显然是有待谈判的最具争议的问题。

讨论中可以看出各国代表团大多认为，核查机制的实施，甚至其定义，可委托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但必须适当加强该机构的人力和财力。一些代表团强调，也需要对裂变材料生产工厂进行核查。在一般意义上说，应特别注意核查条款的有效性，以避免损害整个禁产条约的可信度。为此，在评估条约整体可行性时，核查有效性必须包括对整个核查系统的成本效益分析。

考虑到上述要求，大多数代表团认为，应尽可能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 XX 条或其中所载“直接使用”原则和全面保障体系来拟订条约的定义和核查条款。还必须根据条约的具体情况作出调整。

当然，讨论禁产条约的两次裁谈会非正式会议没有谈判授权，也不可能期望着会议取得任何硬性和快速的结论。然而，从讨论的趋势看，各代表团对各种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在未来可能对促进谈判有帮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感谢意大利大使的发言。我想大家都应该借此机会思考他在发言中谈及的所有会议情况。这些会议表明我们停滞不前，无法就当今世界的敏感问题达成协议。我相信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着重打破裁军谈判会议的僵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扎米尔·阿克拉姆大使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期待着在你的领导下会议取得丰硕成果。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和配合你履行职责。让我也借此机会对我们尊敬的同事——巴西大使的再次精彩讲演深表钦佩和赞赏。显然，他讲话中的一些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但我希望我现在将要作的发言让大家了解或至少观察到我们对他发言中所提问题的一些看法。

主席女士，你今天上午在开场白中强调，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工作方案的发展或拟订，并为此提出了具体建议。我希望我们将要作的发言恰好回应了这一倡议。我国代表团的发言是要谈及联合国秘书长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失去功能的裁军”。我们觉得这是一篇及时的文章，反映了秘书长对裁谈会及其议程的重视，以及他本人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参与。

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所说，“过去 15 年，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有些代表团似乎脱离了这一事实，寻求给人留下裁谈会只在过去二年未进行谈判的印象。令人惊讶的是，至少可以这样说，那些今天侃侃而谈谴责目前僵局的国家要么对僵局负有责任，要么在过去十年一直保持沉默，只是现在才发声说这种僵局是不能接受的。

秘书长还强调裁谈会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地位，并告诫大家裁谈会不能再按部就班，应该设法摆脱目前的瘫痪状态。

着实令人遗憾，裁谈会没有能够实现联合国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关于建立这一机构的愿景。事实上，就其存在的理由，即核裁军而言，裁谈会自 32 年前成立以来一直无所作为。

现在是我们面对事实并认识裁谈会“失去功能”的原因的时候了——用秘书长的话说。

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以下关键事实。

首先，裁谈会不是在真空中运作，其工作和成果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现实。

第二，裁谈会谈判的进展取决于能否满足或解决所有成员国的安全关切。如果与任何成员国的安全利益相违背，条约都不可能谈成。也正是为确保这一点，才在裁谈会《议事规则》中纳入了协商一致原则。

第三，因此，将裁谈会缺乏进展归咎于议事规则，特别是协商一致规则，是不对的。裁谈会以同样的议事规则谈成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书，如《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另一方面，不是所有成员国现在都已准备好，所以在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禁产条约方面才没有进展。裁谈会停滞不前与议事规则没有关系。

第四，裁谈会历史清楚证明了一条惯常规律：只谈判那些不损害或危及各国安全利益，特别是大国安全利益的协定。《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之所以能够谈成，是因为拥有大量核武器使生物和化学武器系统对大国而言变得多余和无用。同样，大国准备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因为它们已进行过足够次数的核试验，再进行试验已经没有必要。《禁产条约》也是一样。现在，在发展了巨大核武器库和大量裂变材料库存，特别是可迅速转化为核弹头的高浓缩铀和武器级钚库存以后，这些大国准备缔结只禁止未来生产裂变材料的条约，因为它们不再需要更多的裂变材料了。这种方法对它们而言是“没有代价”的，因为不会破坏或危及其安全。出于这一原因，《禁产条约》与《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一样，对大国是没有代价的。

过去两年中，巴基斯坦明确阐述了它为什么不同意裁谈会谈判《禁产条约》。这些理由今天无须重复。是因为某些大国采取歧视性核合作政策，加重了我们地区裂变材料库存的不对称，有损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必须强调这种情况不是巴基斯坦造成的。让我重复这一点：必须强调这种情况不是巴基斯坦造成的。我们被迫采取这一立场，因为某些国家采取了选择性和歧视性行动，谋求私利，奉行遏制和均势等靠不住的冷战概念，违反了它们的国家和国际承诺。

因此，在力量和利益的祭坛上牺牲了国际不扩散体制。核供应国集团成员放弃了反对这一举措的权利，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核供应国集团本身的嘲弄。让我们不要假装正经，道貌岸然地说要维护裁谈会和促进裁军。

这个庄严机构会记得，2011年2月28日，一个大国的代表表示，它准备设法“照顾各国的正当利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出这样的努力来解决我们的关切。与这些鼓励话相反的是，我们看到圆通和偏颇的西方媒体一致行动以各种说法夸大巴基斯坦的战略力量和能力，这些不实之辞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也知道，一些大国一直在考虑对巴基斯坦施加所谓的“压力”，迫使我们同意进行《禁产条约》谈判。我以应有的谦卑，请大家注意一下 1998 年核试验之前和之后对巴基斯坦制裁的结果。教训很简单：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巴基斯坦已经清晰、坦诚并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它的关切。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巴基斯坦政府最高层明确表示，它不会允许其有效的威慑能力遭到损害。不能指望一个国家为了一纸对所有其他国家不具代价的文书，在自己的根本安全利益上妥协。

为了使裁谈会工作取得进展，我们需要将事实与虚构分开。我们需要认清现实，考虑到所有国家的正当安全利益，朝着建立共识的方向努力。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看，需要谈判的裂变材料条约不仅要禁止今后的生产，还需要减少裂变材料的库存。只有当库存不对称问题通过减少解决以后，才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我们赞成谈判裂变材料条约，而不是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前者将是一个真正的裁军文书，而不仅仅是一项准不扩散措施。

巴基斯坦仍准备就裁谈会议程的其他核心议题，即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条约进行谈判。

事实上，我们坚信消极安全保证已经特别成熟可以谈判，因为缔结这样的文书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战略利益。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核武器国家可以考虑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即使威胁这样做，在道德上也是要受到谴责的。

考虑到秘书长最近的一篇文章，裁谈会应该还记得秘书长在 2008 年 10 月题为“联合国与无核武器世界的安全”声明中作出的开创性贡献。秘书长在这份声明中提出了包含五点主张的核裁军路线图。秘书长建议第一步是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就导致核裁军的有效措施进行谈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秘书长建议核大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即在他认为世界上唯一多边谈判论坛上就这一问题与其他国家积极磋商。

第二步是要求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明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然而，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看到的是试图对秘书长的“路线图”挑肥拣瘦。这种“点菜式”的裁军办法对一些国家可能是可取的，但在别的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秘书长在文章中还提醒说，成为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是一种特权，显然这一特权也需要承担责任。秘书长在 2008 年 10 月声明中指出，核武器国家需要履行义务，就导致核裁军的有效措施进行谈判。然而，记录显示，一些主要核武器国家尽管在发言中充塞道德辞令，但一贯反对裁谈会就核裁军以及消极安全保证进行谈判。这确实是对其特权和责任的嘲弄。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一些同事的提案可能损害裁谈会作为世界上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作用和中心地位。

让我明确无误地表明，巴基斯坦不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参加任何《禁产条约》谈判，即使万一这种谈判产生结果，也将是一个死胎，我们不会受其约束。

其次，我们认为，削减或减少裁谈会经费的想法似乎是激进和不切实际的。按这样的逻辑，面临僵持局面的一些多边组织也需要关门大吉。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一原则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甚至适用于几十年都没有在全球关键性问题上有所作为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蒙塔尔沃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想对中国大使和中国代表团在担任主席期间推进裁谈会工作的努力表达谢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本机构陷入僵局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你，阿朗戈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你今天就任主席，将面临类似的挑战。我们很高兴能有一位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女性和同事来领导我们的工作。我们对你表示最真诚的祝贺，厄瓜多尔代表团将予以全力配合。我们今天上午的简短发言主要是表达我们对你的工作建议和方法的支持。为此，也请允许我提醒你注意厄瓜多尔 2001 年担任裁谈会主席时的开幕发言。

十年前，我们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表示希望裁谈会自 1998 年以来陷入的僵局能够结束。我们从未想过僵局又持续这么多年。当时，厄瓜多尔加入这个多边机构，是为了参加全面彻底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的谈判。我们作为观察员国等待了十六年，才实现成为这一崇高论坛一部分的目标。与所有新成员一样，我们对这一目标有过希望、幻想和盲目崇拜。十三年后，我们仍在期待着，与这里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又不能不感到失望。

我们等待这么久热切盼望成为这个机构的成员，一旦加入，又陷入僵局和无所事事的状态。在这种负面、沮丧和非建设性的局面中，我们似乎变成了无奈的帮凶。正如巴西大使刚才提醒我们的，现在连裁谈会的存在都成为问题。这种不利情况正威胁着人类最崇高的利益，即维护一切形式的和平和和平共处。

最令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和悲哀的是，自我们成为裁谈会成员以来，还没有看到本论坛内进行过一场谈判。马塞多大使说得好，建设比破坏更难。

与罗马元老院时一样，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美好的语句，一些口若悬河的演说家莅临本论坛，也有人提出了许多给人启发并颇有新意的想法和建议。然而，裁谈会与罗马元老院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成员在应对挑战时运用常识和良好判断，敢于承担责任和作出决定。他们从不依赖议事规则，也不受语言问题影响——如主席女士在开幕致辞中提到的。这些规则在这里本来是方便工作的，本身不应成为核心和实质问题，以致于损害裁谈会的真正性质和存在理由。巴基斯坦大使几分钟前说得好，将裁谈会缺乏进展归咎于议事规则是错误的，只是一个纯粹借口。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在其他方面。

我们作为成员，感到有点辜负人民和社会的重托，如果他们能够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目睹困扰我们的瘫痪，以及主席女士强调的日益不可持续和无法解释的现状或僵局，一定会怀疑和困惑。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不允许他们成为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但令人奇怪的是却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其他多边论坛。

不过，希望总是有的，我们仍怀有新成员的理想。我们希望你能成功，裁谈会从你的任期开始进入实质性工作，能够通过实质性工作方案，作为有效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机制——即你发言中所强调的。我在开始时已经说过，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支持你鼓励包容性对话，支持你提到的有意义和已经成熟的建议，支持你遵循的方法和主席的作用。我们非常乐意接受你的邀请，因为我们相信裁谈会应该得到加强和振兴，恪守其真正宗旨和存在理由。裁谈会可以接纳经正式授权的民间社会组织以及观察员国与会，观察员国不再是现在这样，而是作为正式成员，拥有几分钟前提到的所有特权和责任。

王群先生(中国) (以中文发言): 主席女士，中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希望在你的领导下，会议能够取得进展。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令人鼓舞的是，自今年年初开始，势头越来越好，所有各方都表达了希望尽快打破僵局的政治意愿，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中国注意到，你在主席任期打算继续领导各国代表团不懈努力，使工作方案获得通过，在裁谈会内开始实质性工作，我们对此深表赞赏。

中国在最近主席任期内就工作方案提出了一些想法，我在这里不再重复。我们相信，只要所有成员国共同努力，继续建立信心，增加政治互信，利用政治智慧，采取正确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会议一定能取得进展。

中国愿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并与其他同事密切合作，共同推进裁谈会工作。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首先对中国大使担任主席期间作出的巨大努力深表感谢。此外，我们看到你承担起管理裁谈会工作的职责由衷地感到高兴。你是今年第一位担任主席的女性，也许对我们是个好兆头。我记得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在 2011 年 3 月 8 日会议上作了宝贵发言，向我们发出了强有力的支持信息；该联盟一定对我们颇有好感。主席女士，我国代表团保证全力支持你。我们也呼吁各国代表团团结在你周围，提供你所需要的协助。

我今天要求发言，想按照你给我们的建议谈谈工作方案问题。裁谈会当今正处于十字路口，我说好象被一层迷雾笼罩着，目前的僵局实在令人担忧。

国际社会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原地踏步十五年，而裁谈会面临的挑战却日益严峻。裁谈会的情况是独特的；联合国其他裁军机制没有遭遇同样的障碍。大家关注裁谈会，是因为它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希望裁谈会继续成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那么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让它有机会保持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裁谈会就工作方案达成一致，然后开始谈判十分重要。当然，

所期待的工作方案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一个工具，使我们能够就缔结一项体现所有国家不受减损的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文书开始工作。

裁谈会工作总是围绕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在我们熟悉的问题上达不成共识，主要是因为对安全战略中优先事项的次序以及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平衡有不同看法。每当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认为，任何工作方案或任何谈判将损害其安全，我们不应期望它会牺牲自己利益。用巴基斯坦大使的话说，一个国家的根本职责是保护人民安全。然而，如巴西大使所指出的，这一安全不应该依赖于保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者准确地说，依赖于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在这方面，任何工作方案以及任何其他机制的可信度，取决于它能否使所有人相信可以解决其安全关切。一些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不考虑其他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因此，重要的是达到一个全面、均衡、兼顾各方要求和体现集体安全概念的工作方案。

阿尔及利亚致力于裁军谈判会议，一直殷切希望它能够履行职能。阿尔及利亚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最近的是 2009 年获得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工作方案的第 CD/1864 决定。我们仍然认为这一决定是开始工作的良好基础。当然，这份文件不足以满足所有国家的愿望，包括我自己国家的愿望，但可以是长途征程的一个起点，我们希望最终能开始就所有基本问题进行谈判。

人们经常忽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决定序言中规定可以对这份文件及其确定的工作组优先事项进行阐释和修订。然而，令人遗憾，有人似乎只记住了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的授权，好象忘记了决定的其他内容。这不利于建立裁谈会所需要的信任气氛。根据加拿大和智利任主席时的论情况，有人提出了简化工作方案或建立讨论机制的办法，以便为后来的谈判奠定技术基础。

这种做法是可行的，因为由此可以开始实质性讨论，给人以裁谈会在工作的印象。在所有裁军文书的谈判之前，总是要有深入广泛的讨论。《议事规则》中没有任何规定阻止我们通过一项基于讨论时间表的工作方案，而且不必设立特设委员会；这将使我们能够开始工作。然而，如果缺乏政治意愿，也保证不了我们能够开始谈判。正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我们的工作才无法取得进展，我们不认为转向替代谈判框架就能解决问题。相反，可能使问题复杂化，或意味着在裁谈会之外缔结的文书是在所有有关国家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完成的，必然使文书的效力大加折扣。

戈麦斯·卡马乔先生(墨西哥)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想对王大使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工作和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和极大赞赏。主席女士，当然也对你表达墨西哥最热烈的祝贺和欢迎。看到一位女性，不仅来自拉美国家，而且是哥伦比亚人，来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我们真是大喜过望。我们如此高兴，还因为你的能力、敏感、技巧以及政治机敏——如果我可以补充的话，在日内瓦和其他国际组织内已闻名遐迩。我们相信，你的这些特质将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取得进展。

墨西哥的立场众所周知，在这里无须赘述。不过，我想具体谈及三点。第一，从墨西哥的角度，为本机构十五年的僵局寻找任何理由都勉为其难。我们可以尝试为其辩解，我们可以提出各种论点，我们甚至可以给予这种情况以某些合理解释，但面对十五年无所作为的严酷、明确和可悲的现实，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墨西哥无法找到一种对待方式或积极为此辩护。正如我们一直所说，我们承诺进行核裁军，为此我们也承诺忠实于裁军谈判会议。正因为它是一个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有效载体，我们才作出承诺和在这里工作。今天，我们十分怀疑这个机构能否肩负起这一神圣责任。我再说一遍：我们不知道如何为十五年的僵局辩解。

第二次，人们经常说，在裁军谈判会议，陷入僵局的不是机构本身，而是整体政治环境。政治环境是复杂的，所以我们裹足不前，达不成协议。墨西哥一贯承认整体环境的复杂性，但完全不同意责任在环境而不在机构的说法。我们认为，全球环境确实复杂，每个领域都是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有些机制鼓励达成协议，有些机制阻碍达成协议。在我们看来，裁军谈判会议已经成为阻碍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机制之一。阻碍达成协议，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它的理念、它的心态——对不起，我又与一些同事的意见相左——和它的议事规则都起着阻碍作用。如果我们不改革裁谈会，赋予它以全新观念，使它能够进行谈判和实现其目标，墨西哥——我们已经说过——已准备好到其他机构这样做。我们的任务是裁军。

第三，在裁军谈判会议不时听说，如果关键角色不参加，谈判是没有意义的。对此墨西哥也不能苟同：一是在裁军领域，我们不认为有关键角色和非关键角色，我们大家都同样受到核武器存在的威胁。二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不仅国际法不可能存在，我的印象是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谈判也不可能开始。

主席女士，我谨此陈辞，再次表达墨西哥对你的承诺。我重申我们将全力支持你的领导和你的想法，对你这个月担任本机构主席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谢谢你。我真的十分感谢你讲的话。你的话给了我巨大鼓舞，去完成这件重要而绝非容易的任务。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在本月份讨论的所有这些议题上，我会尽可能做到负责、透明和包容。我请美国劳拉·肯尼迪大使发言。

肯尼迪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女士，我很高兴地祝贺你就任主席。我与之前的发言者一样钦佩你担任这项工作的所有才能，当然愿意尽一切努力支持你。

我们特别欢迎大家有机会在你的领导下反思我们的工作和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正如一些发言者所说，我们的确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其他一些同事在发言中已经提到，我们迄今仍难以再就一项工作方案达成共识，尽管先前在贾扎伊里大使努力下在第 CD/1864 号文件中已暂短取得一致意见。

当然，我国政府将积极支持任何 POW——是指工作方案，不是指战俘——虽然有时我在这一庄严的会议厅坐上一年后感觉有点象战俘。

总之，我指的是按第 CD/1864 号文件思路达成的工作方案，包括谈判与“香农授权”接近的禁产条约。我重申，这是各国代表在本论坛和其他国际论坛上多年一再表示认可的目标。

因为我缺席了中国主席主持下的上次全体会议，让我借此机会赞扬王群大使的孜孜以求和锲而不舍。

主席女士，我们大家将积极支持你的工作。

最后，让我对我们的新秘书长表示个人的欢迎，因为他与大家见面时我也没有在场。我当然期待着向托卡耶夫先生转交我国国务卿对他的诚挚贺信——我还没有机会这样做。让我与无数其他美国同事一样对他在不凡的杰出职业生涯中作出的很多很多贡献表示钦佩。我想说，我们的确很幸运有这样一位有经验的优秀政治家为我们掌舵，我们非常期待与他合作。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女士，我首先祝贺你就任裁谈会主席。我们期待在你的指导下取得丰硕成果。我借此机会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合作。

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设立了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我们高度重视按照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授权成立的裁军谈判会议。

很显然，任务授权是在充分尊重《议事规则》的情况下，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军领域文书。

根据《议事规则》通过一项工作方案是裁谈会的主要任务，之后才能开始正式谈判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主要问题是何为开始谈判的最优先议题。

综合各种观点，最优先议题是核裁军。铭记迫切需要消除核武器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我们呼吁裁谈会所有成员国根据议程通过和执行一项平衡全面的工作方案，按照《议事规则》开始处理这一核心问题。

我国代表团一贯坚持均衡和平衡原则，认为裁谈会需要协商一致作出决定。裁谈会的议事规则是一份指导性文件，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在我们看来，可以使裁谈会开始就四个核心问题进行谈判的一项全面平衡的工作方案，最符合裁谈会的宗旨，也最能保障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在这方面，核裁军仍是我国代表团的最优先事项，也是裁谈会大多数成员国的最优先事项。

上一次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的实质性讨论表明，核裁军是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国家的最优先事项。

裁谈会应商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尽快开始谈判核裁军。完全消除核武器已经是裁谈会可以谈判的成熟议题，因为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是核武器的存在。工作方案应该为这一问题的谈判提供授权。

完全消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绝对保证。在此之前，应该设立一个特设谈判委员会，尽快就缔结普遍、无条件和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和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进行谈判。

我们也认为，消极安全保证也是可以谈判的成熟议题，因为这个议题不会遇到技术困难，仅涉及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愿。

我们也支持裁谈会开始就缔结全面禁止外层空间的可能战争和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进行谈判。这样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可增加所有国家的安全，为和平利用太空提出必然要求。

关于裂变材料条约，我们毫不含糊地申明，库存和核查问题应包含在可能条约之内。裂变材料条约是走向全面裁军和不扩散的明确和重要步骤，因此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生产和现有库存以及未来生产都必须纳入条约范围。禁产条约的谈判如果不包括库存或关键性国家，结果将缺少任何内容，最终徒劳无益。在这一重要议题的工作方案中，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一点。

雷耶斯·罗德里格斯先生(古巴) (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你，艾丽西亚。我很犹豫是否发言，但我不能不表达对你就任裁谈会主席领导我们工作的信任。我必须说，我们对今年每一位主席都表达了同样的信任和支持——首先是加拿大的马吕斯，其次是来自智利的佩德罗，还有中国的王群，最后是你，艾丽西亚。对于古巴而言，我们面对的显然不是领导问题，甚至我们手中的问题也不是问题。我们是外交官，我们是按照指示行事，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各种事件让我们应顾不暇。我们可以举行无数次没有结果的讨论，但结论是同样的。

古巴的裁军立场非常明确，与不结盟国家运动、21 国集团和认为消除核武器是裁军领域实现全面彻底裁军需要讨论的真正问题的国家相仿。如果有人表示任何怀疑，在人为错误造成切尔诺贝利民用设施的一连串事故，以及自然灾害导致日本的灾难后，也应该明白，即使不考虑使用涉及核武器的武装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也无法保证核事故不会发生，而且发生后不可收拾。因此，在消极安全保证之外，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时不在的危险。

和平问题是复杂的。裁谈会是整个多边体系中少数机构之一，它的决定影响所有各方，决定的执行需要所有各方的遵守和承诺。因为只有通过信任和保障，其他国家将放弃它们的武器，我们才能够放弃自己的武器。其他论坛无疑也很重要，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那里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说了算。我相信，在这里它们有时也试图这样做，不过这是一个真正民主的论坛，发展中国家以及小国要

求协商一致，要求得到尊重，以保证在场的许多国家发言赞成裁军特别是不扩散，又可在人权理事会投反对票，即行使人民的和平权利。

古巴的分析是客观的。让我们不要将这里的情况戏剧化。裁军谈判会议的现状反映了世界的现状：新的平衡在逐渐建立，人类处于变化的时代。诚然，我们在不扩散领域向前走了几步，掌握这一权利的一些国家巩固了霸权和优势。严酷的现实是，不仅过去 15 年没有任何进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普遍裁军的最重要方面，特别是核武器问题上，也完全没有进展。

我相信，我们不能强迫大家表态。任何人试图这样做都将是愚蠢的——虽然可能达到目的。正如大家在这里所说，在多边体系之外谈判一项文书的确是可能的，但要批准的国家放弃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保留核武器，能办到吗？我相信我们正处于反思的时刻和过渡的时刻。我们不能绝望；现在是提高意识，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的时候。我必须说我尊重先前提出的一些文件，我也尊重亲爱的朋友们，如伊德里斯大使所作出的努力，但我必须指出，即使这份文件既不公平，也不均衡，因为它主要关注推进一个领域的努力，而且没有明确承诺在核裁军领域进行谈判。

就我们而言，我们准备全力协助你，艾丽西亚，履行主席职责。古巴绝不会成为裁谈会取得进展的障碍，我再说一遍，既不要夸大其词，也不要强迫大家表态，而是要寻求务实做法。我真的不相信我们会切断裁谈会的经费，但我们必须现实和客观，在会议所讨论问题的目标明确后再举行会议。我们必须继续避免长篇发言和无益讨论，只是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我们还必须向首都报告，表明我们在努力，在这里是必要的，而且一直关注裁军领域。我也认为，我们必须提高效率，在有明确提案可以讨论时或在获得了举行会议所需要的政治承诺后再召开会议。

话虽如此，我相信最终我们并不悲观。我们是乐观的，因为总能找到办法。有些进程需要数年，像历史长河一样——如果被看作是一个进程。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按一些人说得那样很快得到。所以，我们会支持你，艾丽西亚，我们也会适时跟进各前任主席的努力，今年余下的各位主席都将面临重大挑战。我相信各位主席都是出色的，影响我们的不是缺乏努力、能力或优秀的领导力。同时，我们认为，或迟或早如果有了信任，达成必要协议，我们便可以进行谈判，因为我们毕竟是谈判代表和外交官。

霍夫曼先生(德国)：我总是凝神聆听裁军谈判会议的发言，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发言。我想每个人都明白我说我尤其注意我的同事和朋友阿克拉姆大使的发言。我打算对他的发言发表几点看法，在此之前让我祝贺你，主席女士，就任裁谈会主席。你将得到德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我们祝愿你圆满成功。

我还要感谢你如此阐述你的工作方案——可以这么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我们知道在裁谈会达成一项工作方案有多困难，积极动员各区域集团参加肯定是个好主意。我认为，基本上每位主席都义不容辞需要拿出一个工作方

案，到头来当然又是由主席评估是否值得或有用。正因为如此，总是需要我们大家设法达成一个工作方案草案。

我还要祝贺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发人深省的发言。现在，我对阿克拉姆大使的发言说几句话。

第一，他说某些大国只在没有代价时才准备控制军备，我认为这一推理有点危险。首先，我不知道凭经验而论是否真实，但我可以想像，如果一些国家可以自行其事，它们仍然希望保留化学或生物武器。你根本无法知道。如果查询谈判历史记录，会发现所有谈判人员都为某些立场力争到最后，这说明为实现某些成果仍存在重大权益。

之所以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论点，因为多少有贬低现有军控协议之嫌。它大概是说这些协议有点不值得，因为这些武器不再需要了——可以这么说。

第二，议事规则是否构成问题。他的论点是本机构按照同样议事规则谈成了其他军备控制协定。这千真万确，但问题是参加这些谈判的人是如何运用议事规则的。无需查阅纪录，凭我的记忆，我认为不曾有过只有一个成员国反对开始谈判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议事规则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协商一致规则。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游戏规则。但是，当出现 65 个国家只有 1 或 2 个国家反对的情况——如裁谈会，在其他联合国机构，有时更多一些，当少数国家以事实上协商一致规则作为否决手段的时候，那么就是不同的球赛规则了。我想引述我们的朋友和同事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发人深省的话：“裁军谈判会议的宗旨是就裁军和军控问题谈判法律文书，一个自愿参加裁谈会的国家不得援引自身安全局势，阻止绝大多数甚至所有成员国认为适当的谈判”。我认为这是点睛之笔，如果我可以这样说。

第三点是裂变材料问题。我听到他的逻辑推理时有点疑惑。在发言第 2 页，阿克拉姆大使再次解释了巴基斯坦在过去两年为什么明确提出不能同意裁谈会谈判禁产条约的理由等等。我们大家都意识到了，我们大家也目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达不成工作计划，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开始谈判——而谈判是本机构的任务。他在第 3 页接着说，我引述他的话，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看，需要谈判的裂变材料条约不仅要禁止今后的生产，还需要减少裂变材料的库存。只有当库存不对称问题通过减少解决以后，才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我们赞成谈判裂变材料条约，而不是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前者将是一个真正的裁军文书，而不仅仅是一项准不扩散措施”。

那么，按照我的浅显理解，这意味着他不是反对裁谈会谈判。他已经说得很清楚，巴基斯坦认为这个问题只应在裁谈会而不应在裁谈会之外进行谈判。这是一个非常公允的观点，我的理解是巴基斯坦准备在裁谈会谈判裂变材料问题。当然，我们大家对这个和那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一些问题比另一些问题更重要。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坚决反对这一进程。

当然，我深知著名的“C”字缩略语：禁产条约与否。那么我就产生了疑问：在我们给自己订的任务，也就是工作方案或授权中，如何反映这一看法上的差异？

我们有不同意见。经典做法是，当人们坐下来就某项议题开始谈判时，他们有不同出发点，并问自己如何将这些不同出发点反映在授权中。在这种情况下多次发生后，他们发现可以想办法对问题作出某种巧妙处理，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主席女士，当我们设法拟订工作方案授权时，不妨看看是否有办法对问题作出一种或另一种的巧妙处理。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团与你举行双边磋商，以似乎可行的任何形式就这一问题表明观点，看看是否能想办法处理这一问题，以使我们可以开始工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德国大使的发言。你说得很对，每位主席都要提出一个工作方案。这是真的，我所有的前任都是这样做的，我很佩服他们的工作。但是，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裁谈会希望的成功。因此，我在发言中邀请大家以单个、区域或跨区域名义——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你对工作方案有任何想法或认为应该如何拟订，让我们大家表达出来，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想法。作为主席，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将继续举行双边或多边磋商，可同时举行几场磋商，但我认为——我的首都也认为，哥伦比亚提出一个工作方案，仅供讨论，然后束之高阁，是不值得的。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尽量达成一个工作方案，从而做到双赢。事实上，每位主席提出一个工作方案只是为了下个月再来一次，可能已经足够了。我们尊重其他代表团的立场，但我们认为现在是必须考虑另一策略的时候了，在议事规则的框架内看我们能否达成一个工作方案。

我们实际上与多个国家举行了多次双边磋商；很遗憾，不是所有国家。为此，我们正等待区域集团的答复，或者我们可以与他们或区域集团协调员会晤，也就是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情况、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共同推进工作的愿望转达给区域集团的人。我们对所有建议都持开放态度。我们希望看到包容所有各方意见的东西。既然你提到了巴基斯坦大使，我们的确与他举行了会谈，我们希望拉近巴基斯坦与其他国家的距离，以便可以共同推进裁谈会工作。主席的任务不是扩大分歧，而是将大家聚到一起。

现在我想请日本大使，须田明夫大使发言。

须田先生(日本)：主席女士，我首先祝贺你在我们努力寻求会议取得进展的重要时刻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我今天本不打算发言，但听了同事们各种有趣、令人鼓舞和给人启发的发言后，也觉得应该说些什么。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向前看，承担起作为裁谈会成员的责任。

日本几十年一直坚定呼吁彻底消除核武器。然而，大家都知道，彻底消除不是一夜之间或者依靠一项公约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一个实际具体措施和努力的累积过程。因此，显而易见，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序言所说，这一进程中最迫切的步骤是停止制造核武器。我无法想象，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如果不先至少禁止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能否走向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禁产条约问题已经达到可以正式谈判的足够成熟程度，这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任务授权，即精心准备、均衡和灵活的“香农授权”。回到过去，重新打开当时的妥协，对我们大家，对于裁谈会工作，没有任何帮助。

我们在 2009 年 5 月协商一致通过了第 CD/1864 号文件，达成了个工作方案。在取得一切建设性和平衡的妥协后，为什么自 2009 年 5 月以来一直没有取得进展呢？事实简单明了。尽管在第 CD/1864 号文件中已就工作方案达成一致，但一个缔约国以国际安全理由反对工作方案的实施。总之，不是第 CD/1864 号文件的问题，也不是成熟程度的问题。

日本已经准备好参加进一步推进另外三个主要议题，即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工作。然而，日本不能支持任何实际上阻止立即开始禁产条约谈判的理由，比如诡辩称，既然其他三个问题都相当成熟，为什么不同时处理所有四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等待就该观点达成某种协议后再开始禁产条约谈判呢？

日本认为裁谈会是谈判裁军条约的最重要论坛。这是因为裁谈会被认为可以通过实质性工作在世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换句话说，对日本以及对我们在这里的多数国家，最重要的是裁军，而不是裁谈会本身。所以，如果裁谈会仍不发挥作用，许多缔约国，以及许多国家，当然将失去对裁谈会的兴趣，寻求其他途径开展核裁军工作，特别是禁产条约的谈判。

拉奥先生(印度)：主席女士，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相信，以你的技巧、外交能力和个人魅力，一定能够成功领导裁谈会工作。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履行职责。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我们的同事和朋友王大使推进裁谈会工作的积极和不懈努力。

我还要感谢你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裁谈会工作方案。我国代表团始终认为，裁谈会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我们欢迎使我们更接近于谈判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并维护这一论坛的宝贵和包容特质的努力。相反，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我们远离共识的任何言行。

我不想重复我国代表团对裁谈会工作方案的意见。我们的意见在今年 2 月 22 日和 3 月 30 日的全体会议上已经阐述清楚。我只想重申，裁谈会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通过工作方案，然而尽早开始实质性工作，包括谈判。印度不会对此加以阻挠，如果已就工作方案达成共识，从 2009 年 5 月第 CD/1864 号协商一致决定入手，尤其是这样的决定有利于开始实质性工作，包括谈判禁产条约。这不妨碍我们重视核裁军。

印度一贯支持全球、彻底和可核查的核裁军。作为 21 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的一员，我们极为重视核裁军。我们认为，核裁军可以通过普遍承诺和议定的全球非歧视核裁军多边框架分步骤实现。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需要举行有意义的对话，以建立信任和信心，降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和安全理论中的突出作用。

权海龙先生(大韩民国): 主席女士，我首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担负起非常具有挑战但又十分重要的责任。我相信，在你的有力领导下，裁谈会的讨论将有助于打破僵局。当然，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力支持和合作，协助你完成这份有价值的工作。

今天我不再重申我们的立场。我只想提出一个建议。我完全理解，不同的安全环境往往需要对核裁军和核不扩散采取不同的立场。考虑到这一现实，我支持采取实际步骤，作出系统和渐进的努力。所以，我想建议集中讨论存在重大分歧的某些瓶颈问题。在我看来，列出每个项目的不同意见比重申相同的信息，更有用处；因为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这样做的。

据我所知，四项议程中“最激烈的战场”和最大的瓶颈是禁产条约。所以，我建议我们先讨论现有库存问题，然后再讨论其他相关概念，如禁产条约的定义、范围和核查。我认为，更有效和更高效的办法是对各个项目逐一重点讨论，缩小当时的分歧，运气好的话，或许可以找到解决办法。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们可以集中讨论禁产条约问题，然后如果有足够时间，再想办法讨论其他重要问题，如核裁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证。

这种方法将有助于建立信任和推动正式进程，还可以减少误解，加强共同信心和理解。

最后，韩国代表团同意德国大使关于共同努力尽可能提出一个工作方案的意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谢谢韩国大使。我想对他的说的是主席将分析他的建议，但我也提醒他，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他的想法在本论坛屡次试过，但收效甚微。我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能够更有创意，请你也帮助我们提出一个工作方案。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如果你非常有创意，主席准备听取你的意见，可以举行你要求举行的任何会议。但不能只是坐下来讨论、讨论、讨论、讨论同样的事情——我们认为，至少在这个任期，我们将有所突破。我不知道其他任期将会发生什么，但在这一任期，我们可能有一个喘息机会，以便试着看看或至少了解这里正发生的情况、我们如何做得更好以及我们希望朝哪方面努力。正如我在开幕发言中所说，如果你对工作计划有任何建议，我很高兴提出来讨论，没有任何问题。我会尽一切努力，但如我所说，作为代表，我尊重我的前任所做的工作，我赞成他们的建议，我相信他们的建议与哥伦比亚可能提出的建议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建议已经探讨过了，但没有成功。我现在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宋世平先生大使发言。

宋世平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主席女士, 我首先祝贺你就任主席, 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我还借此机会说, 我们高度赞赏中国王群大使担任主席期间推进裁谈会工作的出色表现。

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你打算本着开放、包容和透明方式与裁谈会各代表团携手努力。关于工作方案, 我国代表团已多次重申我们的立场和观点, 今天不再赘述。

今天, 裁军机构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争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显得日益重要。裁军谈判会议尤其应加强在核裁军方面的作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视裁谈会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地位, 认为这一机构是推动全球裁军的最有效机制。

从这一观点出发, 我们期待着尽早开始实质性工作。为此, 我们将显示决心和耐心。让我再次表示在未来日子里我们决心与你继续合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非常谢谢你。今年六位主席能够作为一个团队开展工作。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主席任期只有一个月, 我们觉得每次都从头开始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能够跟进六位主席的工作方案, 是再好不过了。这就是我们的决定, 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认为, 今年最重要的是设法沿循一个行动路线。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要尊重三位前任主席的工作。

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发言者。我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我看到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大使, 请你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 我发言是回应我的朋友和同事德国大使非常有价值的评论。我很欣赏他认真听我发言, 我的一些其他同事可能不是这样做, 我会尽量回答你的问题、询问和观点。

关于我说的已签署的没有代价的协议问题, 要寻找依据, 当然需要查查记录, 这是可以做到的。以我上次 80 年代中期在这个城市和这个组织以来的经验来看是如此。当时, 我们开始谈判化学武器公约——正是冷战时期, 我们大家, 特别是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准备签署化学武器协定, 是因为它们认为消除化学武器不会损害其安全利益。我揣测, 这也是谈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背后的指导原则或者底线。

我认为, 在所有三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也就是我们说的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中,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 并立足于核武器威慑能力, 我的观点是就不再需要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了, 至少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这样。一旦拥有核武器, 核武器大国就准备放弃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因为这些武器是多余的。同样, 关于核试验和现有库存问题, 我们都知道主要核武器国家进行了数百次核试验, 事实上比炸毁世界数倍以上所需要的还多。对于它们来说, 进一步核试验真的无关紧要。这就是为什么显然在这一领域能够取得进展, 同意不再进行试验的原因所在。

关于裂变材料库存，我们也知道核武器大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裂变材料库存。出于这个原因，它们自己已经宣布暂停生产。因此，一旦宣布暂停生产，那么将暂停转换成一项国际条约是没有重大代价的。这就是我的推理。

现在，关于议事规则的应用——显然这是建立裁军谈判会议的基础——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个时候两个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正为协商一致规则是否同时适用于程序性和实质性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还是巴基斯坦当时提出，协商一致规则应只适用于实质性问题，不适用于程序性问题。这有记录可查。即便如此，实际上在本机构中协商一致规则一次又一次被用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在消极安全保证或核裁军谈判等问题上看得很清楚，并将继续如此。在这些问题上，本会议厅内许多国家准备开始谈判，但也有少数国家不参加谈判。所以，再一次证明协商一致规则被用来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反对开始谈判禁产条约。库存问题或减少库存问题，我想可以在工作方案中进行巧妙处理。这是问题所在。我在这里只想表明我们的立场，因为，从维护我们的安全利益的角度，仅仅禁止今后生产解决不了我们的关切。事实上，只能加重我们的安全关切。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承诺谈判既禁止今后生产也保证减少现有库存的条约。这是需要预先澄清并商定的，然后才能开始谈判。

我希望我已阐明我们的立场。我还想花几分钟时间回应尊敬的巴西大使和阿尔及利亚大使关于我们依赖核武器保障安全的评论，或者说间接评论。如果我对他们的观点理解正确的话，我想说这是一个我们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现实，也就是我们的核威慑。

正如我今天所说，也如我们过去所说，我们准备参加谈判一项核裁军公约。我们认为，消除核武器是我们大家的最终实际安全保证，但我们不能单方面这样做。我们需要成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参与的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我们听到了所有核武器大国的领导人承诺进行核裁军，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开始核裁军谈判。

我认为，核裁军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我们对所涉及的困难毫不怀疑。但我们至少应该开始，至少应该在这个最初专门为谈判核裁军设立的庄严机构承诺至少同意在工作方案中列入核裁军的谈判授权。

范登艾塞尔先生(荷兰)：很抱歉，在辩论将近结束时才发言回应涉及的一些问题——好处是认真和仔细地聆听了所有发言。我将十分简短，因为提出的很多观点与我的观点相同，我不想重复几次辩论中提到的论点。

我说三点：首先，关于工作方案。如你们所知，荷兰对工作方案问题一贯持非常灵活的态度。我们支持了第 CD/599 号文件，我们支持了第 CD/1864 号文件，我们也支持了第 CD/1889 号文件。我们也可考虑任何修改过的版本。如果有人提议的那样对第 CD/1864 号、第 CD/1889 号或第 CD/599 号文件案文稍加修改从而获得一个适合于所有各方的文本，我们将十分乐意支持这一文本。也许，我们甚至积极支持所有这类努力。

我们不支持的是可能脱离现有共识的性质上的改变。我不认为向那个方向努力是有益的。

第二点是我们在裁谈会所做工作的性质。我们仍然坚信工作方案本身即为目的是有用的。“工作方案精简版”——经常如此称呼——不会开辟谈判的真正前景，在我们看来，不是正确的做法。

最后，许多代表团提到了本机构的存亡问题，我们赞同那些强调其重要性的看法。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尤其因为它重要，我们才批评它的运作。15年前我们按照这些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能够取得进展的事实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论据，证明经过15年原地踏步后我们还是应该宣布这些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看来，这不是最为关键的。

因此，我非常欢迎裁谈会所有成员本着开放态度，共同探讨能否改变我们工作或者不工作的方式。

我要强调的一点的是不要破坏，要建设。

主席女士，我们当然会十分支持你的努力，我们期待着在你余下的任期与你合作。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只想澄清贾扎伊里大使发言的一些内容，这是一般性发言，不针对裁谈会这里的任何特定国家。他在发言中说，世界上任何政府当然都责任捍卫本国公民的利益；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保障不应孤立地建立在无视他人安全的基础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这一保障也不应建立在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基础上。这是阿尔及利亚的立场，我们已经阐述过无数次；我们认为，通过工作方案或国际文书的原则应体现所有国家不受减损的安全的理念。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非常谢谢阿尔及利亚大使。是否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我看没有了。

我想谈几点看法。古巴大使告诉我们，他无法担任裁谈会第五任总统，因为其他活动需要他参加，而遗憾的是古巴大使又无法重新调整某些安排。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表示，他准备与古巴交换任期。裁谈会《议事规则》第9条规定：“本会议开会期间，应由所有成员国轮流担任会议主席，每一任主席应主持为期四个工作周的会议。应遵守1979年1月开始的按成员国英文名单字母顺序轮流的制度”。在裁谈会历史上，这样做还没有先例。从我与区域协调员的磋商和与各国大使的双边磋商中，没有听到反对古巴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调换任期的声音。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就古巴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调换任期作出决定。

就这样决定了。

现在结束我们今天的全体会议。裁谈会下一次会议将于 2011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我将为下周会议列出一个计划,于是所有代表团都可以为会议作些准备。我们还不知道是开全体会议还是非正式会议。无论如何,我们将尽量确保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代表感到方便。

下午 12 点 55 分散会。